

青春二重奏 ● 长篇成长小说系列 乐渭琦 著

晚妹风

九月雨



WANMEIFENG

青春二重奏·长篇成长小说系列

晚风

乐渭琦 著

晚妹风

九月雨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晚妹风·九月雨/乐渭琦著. —上海: 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1. 12

(巨人丛书·青春三重奏·长篇成长小说系列)

ISBN 7-5324-4700-6

I. 晚... II. 乐... III. 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076279号

晚妹风·九月雨

乐渭琦 著

陈鹤良 插图

十一岁 长篇

责任编辑 吴蜀雯

美术编辑 顾 一

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

(地址: 上海四川路1538号)

邮政编码 200052

电话: 021-3210111

电传: 021-3210111

网址: www.jshp.com.cn

开本 850×1168 1/32

印张 7 插页 4

字数 104,000

2001年12月第1版

2001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8,000

ISBN 7-5324-4700-6 I · 1883 J · 1

定价 12.00元

● 内容提要

这是一部由两个中篇合起来的小说，从两面都可以开始看，然后在中间合拢。两部小说既有相对的独立性，又相互连贯，互为照应。

小说以一所中等艺术学校为背景，以晚妹和九月这一对同窗好友为主要人物，并着力以毕业前一段经历为线索，来展开故事，演绎人物，较为准确而生动地表现了她们对学戏和为人，包括对理想、前途及友情的追求上的种种相似和相异，以舞台小天地的细小冲突折射出天地大舞台的巨大变化。

整部作品情节曲折，人物个性鲜明，主题积极向上，语言平实而细腻，有一定的可读性，是校园小说中一部较具特色的长篇新作。



夜深了？

是的是的。

娘问：“想什么呢？”

“没想什么呀。”我说。

其实，我正琢磨着两周后将要去省城参加考试的事；想必娘也在为这事烦心着，静不下来。大家都睁着眼，听桌上的台钟，在静夜里喀嚓喀嚓

娘忽然翻了个身，转向我。“有件事，娘想和你商量。”她说，“娘寻思着，这次就不陪你去省城了。”

“你是说，要我一个人出远门？”

“对，你都十五岁了；我十二岁那年，就已经离开你姥姥，独自闯天下去了。”

不能说娘的话毫无道理，可我还是说：“不嘛，娘，我要你陪我一起去，那样的话，我心里就更有底了。”我忽然伸手钩住娘的脖子，撒起娇来。以往，我是很少在娘面前撒娇的。

“不，也可能结果会恰恰相反呢？”娘沉吟道，“再说，娘这一阵身体不太好，老觉得头晕，可能是血压又上来了。”

既然娘这么讲，我就只好再强求了。

我说那好吧，只要你不怕我丢了，或者被人拐走。

娘笑道，如果你真那么蠢，就算你再长大，也是不成器的，还不如早丢早拐走，省心。

窗帘时而晃动，显示有微风轻拂进来。微风还带动了墙上的那团影子，黑乎乎的，就像有人悬于暗处，正静待着扑将过来的时机。这要在白天，你会看清楚那其实是套色彩斑斓、做工精细的戏服，花旦穿的那一种。它挂在那里多少年了，却始终在娘的精心呵护下，历旧如新，纤尘不染。据说，很早很早之前，娘穿着它，差一点在舞台上走红；可最终，娘失败了，并因此沦落到现在的镇文化馆，做一般的行政工作。我知道这套戏服既凝结着娘的一段辉煌的梦想，又构成了她心中永远的痛。

所以，从六岁起，我就在娘的启蒙和指导下，开始学习京剧表演的ABC；我家的院子是我的练功房，我在那里吊嗓子，运眼神，走台步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在生活上，娘是个无微不至的慈母；然而，一到学戏，娘就

会变得不近人情起来，有时严格得近乎苛刻。多少次，我病了，或者身体不舒服，娘都不许我歇息。有一回，我甚至累得晕倒了，在床上昏睡了好久，醒来，娘开口便是：你能下床了吗？你得把这两天拉下的功课给补上。我心里一酸，禁不住泪水涟涟。可娘说，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！

事实上，我对京剧谈不上有什么兴趣；或者开始时有一点，但学戏的过程实在是太苦太累。好几次，瞅见娘心情不错，我曾想试着说服她允许我放弃，趁我还没在这上面浪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的时候。可只要一涉及这个话题，娘就立刻变得不可思议，她脸一板，眼露凶光地盯着我，那意思分明是休想，好像她未了的心愿，注定得由我来替她完成。谁让我是她的女儿？

我初次登台，是在我十二岁那年

那完全是个意外

当时，地区京剧团来我们镇上巡回演出，谁知临开场前，一个在《三娘孝母》中扮孙儿的小演员忽然发高烧，一时上不了台；救场如救火，经人推荐，我被剧团找了去，顶替上场。实际上这个角色在戏里，从头至尾没一句台词，更没有一个唱段；演员在台上，整个需用表情，特别是眼神说话。然而，凭着娘教我的和我多年来

练就的基本功，我竟然取得了成功，甚至，事后有人还夸我：嘿，那晚晚妹在台上的一招一式，简直盖过了三娘，神了！

可娘却说，就好比打家里到省城，你眼下所走的路，其实连镇子都还没摸出去哩。我明白娘的意思。第二天，我又起了个大早，在院子里练起来。天好冷，天上还断断续续地飘着雪花。霎时，我才发现自己，似乎真的喜欢上了京剧，喜欢上了那种被灯光和目光紧紧相随的感觉。

“娘，你估计这次参加考试的人会有多少？”

“说不准，反正申海戏校有好几年没来我省招生了，大概少不了。”

“到时候，竞争会很激烈吧？”

“要赢下来，肯定不轻松。”

“那你说，我会笑到最后吗？”

“你只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，包括成功，也包括失败。”

“我记住了。”

“还有，从明天起，你可以起得晚一些，早上就不用练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要注意调节好自己的心理状态，别弄得太疲劳，物极必反嘛。”

台钟敲响了，是十二下。

娘说太晚了，睡吧。

我说你也睡吧。

初夏的小镇，葱绿而宁谧。群山环抱着，秀水长流着，一派城里人向往的原生态风光。不过有时候，我会攀上山顶，眺望山外的世界，穷尽水源的尽头：那儿，又该是一番怎样的景致呢？

两周后的一日上午，我们到了霸州市。说是市，其实仅是个县城的规模，只不过这里有地委、地区行署，管辖着周边三县一市，所以粗看起来，房子要比一般县城新一些，高一些，漂亮一些。我最初知道霸州市，是因为那里有个京剧团，团里有个演青衣的，叫小芬，扮相极美，有一次在电视里演连本《六月雪》，看得我简直入了迷。可惜，这次行程匆匆；要不然，我肯定去拜访她，过一把追星瘾。

吃过午饭，娘就送我进了车站。去省城的列车要一小时以后才开，我们并排坐在候车室里，看窗外车来车往，进站出站；一拨拨旅客聚了又散，散了再聚。

娘忽然张开右臂，将我揽过去：“先歇一会儿，你还

有十来个小时的车要坐哩。”

我听话地依在娘的怀里，静静的，乖乖的；仿佛这样紧紧相偎，我们才能真实而完全地拥有对方，直到永远。

我说：“娘，你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？”

娘说：“你以为生离死别呀？”

“真的什么也不说？”

“什么也不说。”

终于，一列驶向省城的火车缓缓地滑入车站，车厢内很空，许是夏天，人们都懒得出门。娘帮我找了个靠窗的座位，安顿好，然后，我想娘该说点啥了吧，我指的是嘱咐或者叮咛；然而，娘却依然没说什么，只是捏捏我的肩膀，便扭头下了车。

“娘——”

我探出窗去，叫道，跟着眼泪出来了。

娘回头，朝我淡淡地笑了笑，仍是执着地往前走。

透过泪眼，我分明看到烈烈的阳光下，一位忍辱负重的母亲，正将自己的女儿，带到离舞台最近的地方，无论成功，还是失败。

一行行杨树向后倒去，惊起飞鸟无数，箭似的弹向天空；山在流动，百米外与铁轨平行的长河，反而像凝

固住了，停滞着

许是火车的广播室里就这么盒音带，抑或负责播音的小姐想省事，耳轮里竟不断重复着任贤齐的《心太软》。软就软吧，还唱，叫人心烦。这时，我倒是真的想睡，于是斜倚在座位上，用手绢蒙住脸。朦胧中，我感到有人在轻轻推我。我慌乱掀开手绢，但是，我吃了一惊

你别紧张，我没遇上大头鬼或者大灰狼什么的；站在我面前的，仅是个和我一般年龄的女孩。

使我吃惊的是因为她长得太靓了，准确地说，简直是艳：那脸蛋，那五官，那身材，完美得一如造物主的杰作，又像是维纳斯再生，洋气而青春勃发。

“什么事？”我问。

不知何故，她也几乎以同样的目光紧盯着我，仿佛我脸上刻着字，写有天书。

见她毫无反应，我再次问：“找我有事吗？”

“没……没有……呃不，你看看自己的东西，是不是少了什么？”

她略有些语无伦次地说，眼光仍出神地在我脸上逡巡。

我赶紧抬头，哎呀，放在上面行李架上的那只包不

见了，一块空白整个儿浮在我的头上。敢情，我在梦里还是碰上了大头鬼或者大灰狼！

“别急。”她说，“我知道是谁拿的。”

“那我们快去找乘警。”

可转了一大圈，也不见有半个穿警服的。有乘务员说，八成是进厕所忘了出来。这时，喇叭里《心太软》戛然而止，接着响起了播音员亲切而略带机械的声音：“旅客们，列车前方到站是松蒲站，请下车的旅客作好准备，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行李……”

“怎么办？”我一急，便没了主意。因为等会儿火车一停，人都下去了，还上哪儿去找那提包的家伙？

“走，”她说，“跟我来！”

“就凭你和我，我们俩？”

“怎么，你还能指望第三个人，譬如一不留神，打厕所里冲出个乘警，带枪的？”

于是不安地随她走向前面那节车厢。

我注意到，她那双梦幻般的大眼睛不住地朝两侧游动，就像猎人在寻觅猎物的踪迹。忽然，她的目光跌落到了正前方走道里一颗光秃秃的男人的脑袋上，便赶紧快步向前，径直拦住了他的去路。

我和她的距离一下子拉开了，中间要下车的人又

多、有点赶不上趟的感觉。总之，等我好不容易靠上去，她已顺利地夺回了那只包，然后交还给我：“看看里面是否少了什么！”她有意将嗓音提得老高老高，臊得那男人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十分狼狈。

等我打开包，检查完，发现那男人已溜得无影无踪

“你的胆子真够大的！”我由衷地说。

她却不屑道：“怕什么？总不见得大白天的，他一个大老爷们敢把我小姑娘家暴打一顿！”又说，“再讲又不是我顺手牵羊，拿了他的东西。”

正说着，两节车厢的连接处有人找她，是个中年人，看上去像她爹。

她应了声，冲我灿烂地一笑。

待她走远，才想起还没谢过她哩，忘了。

天黑透的时候，火车准点抵达省城。一会儿，我便和来接站的大姨会面了。大姨驾着小车，沿省府大道急驶。大姨在省财政厅工作，官不大，权不小，家境也好。翌日，仍由她开车将我送到省京剧团，考场就设在那里。大姨说，好好考，下午我会来接你的。

这天上下两场都是考文化科目，包括语数外、乐理基础什么的。这对我来说，几乎不存在难度。我跟娘学

戏，功课可是从没耽误过。所以来省城之前，我的班主任对我说，如果你此番能考取中海戏校，我会既高兴又惋惜，高兴的是你终于朝理想又迈进了一大步，惋惜的是今年考县中，我们班少了个强有力的人选。县中是省重点，这次一共招两个班，全县多少初中毕业生睁大着眼睛，做梦都想往里挤呢。

真正的竞争是在第二天上午

所有考生都集中在一个大礼堂里，然后由工作人员按次序，十人一组地陆续带入邻近的排练厅，接受专业面试。激烈的角逐似乎从大礼堂里就拉开了帷幕，有的临阵再磨枪，随便往哪儿一站，就扯开嗓子咿咿呀呀起来，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；有的被家长拽到一旁，边上好像还站着个内线人物，在向他（她）共同面授过关斩将的秘诀；还有的蜷缩在角落里，面露怯色，像极了当年拿破仑到了滑铁卢，注定要惨败似的，但谁又能肯定这样的角色，不是在装疯卖傻，以达到后发制人的目的呢？

我发现整个礼堂，就我最孤独也最潇洒，因为大姨送我到考场后便走了。我在人堆里晃来晃去，就像我日后在戏校的大花园里散心一样。

一会儿，挨着我和另外几名考生进场了。

只见宽敞的排练厅内，七八位主考老师坐南而北一字排开；在他们身后，是一溜长窗，曳地的绛绒帘挡住了窗外六月的骄阳，看去黑沉沉、纹丝不泄；东西两侧的练功镜横贯整个墙面，人站在中央，被射灯一逼，这与其是在应试，还不如说是正置身于魔幻剧场中，简直不知自己是谁，将要发生些什么，来得更为准确，

然后是一个个上。

叫到我时，也和前面几个一样，照例是回答主考老师的轮番提问：接着是走台步，演一曲自己拿手的段子；再接着应该是退场了，旁边有人会告诉你回家等通知吧。但是就在我行完礼，准备转身之际，居于主考官中间位置的那位中年女教师，忽然叫住了我：“等一等。”

我进而看着她，用眼神询问：老师，您还有事吗？

实际上，在刚才面试的过程中，我就已经觉察出她对我似乎格外留意，不，或许是欣赏吧，以至于我每完成一个规定程序，就见她微微朝我点头示意，好像在说：好，真好，就你了！

“我想知道，你的指导老师是谁？”沉默了会儿，她问

我说：“我没有指导老师。我是跟娘学的戏。”